



奔跑

RUN

[美]安·帕切特 著 吴虹瑾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奔跑

RUN

Ann Patchett

[美]安·帕切特 著 吴虹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奔跑 / (美) 帕切特著; 吴虹瑾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

书名原文: Run

ISBN 978 - 7 - 305 - 12255 - 2

I. ①奔… II. ①帕…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8479 号

RUN by Ann Patchett

Copyright © 2007 by Ann Patchett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4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40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奔跑
著 者 [美] 安·帕切特
译 者 吴虹瑾
责任编辑 沈清清 沈卫娟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9.5 字数 195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2255 - 2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给我的姐妹，海瑟·帕切特
和我的继母，杰莉·帕切特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5]
第 三 章	[37]
第 四 章	[68]
第 五 章	[88]
第 六 章	[121]
第 七 章	[153]
第 八 章	[187]
第 九 章	[210]
第 十 章	[248]
第十一章	[280]

第一章

博娜黛特死后两个星期，她的两个姐姐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想跟道尔要回那座雕像。她们并无法律上的继承权，当然，博娜黛特也从未想过把雕像留给她们，虽然在过去四代以来，这座雕像在她们家都是传女不传子，而且这种传承方式已变成她们家意欲延续的传统。博娜黛特没有女儿。她的娘家就像一般传统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一样，有很多孩子，但雕像只有一个。几代以来，每次要决定将雕像传给谁时，家中总会弥漫着一种诡谲的气氛。照规矩，雕像总是传给和雕像长得最像的女儿，而博娜黛特，和所有的孩子比起来，甚至包括男孩在内，她无疑是最像的。她有着赭红色的头发，深邃的眼睛，高耸的鼻梁。有时，雕像真和博娜黛特像得令人发慌，仿佛它就是完全按照博娜黛特的形容样貌雕的，只是身着蓝袍，头上有着光晕。

“我不能把它给你们，”道尔说。“它在孩子们房间的衣柜上，迪普和泰迪晚上对着它祷告。”他定定地望着她们，期待她们道歉，作为撤回要求的表示，而她们却只是回望着他。“他们真的以为那

是她的雕像。”他又说。

“但既然我们有女儿，”苏兰娜说，她是两姐妹中较长的一个，“而且一直是由女儿保有雕像——”她没有把话说完，因为她觉得她已经把话讲明白，而且她也不想将事情弄僵。道尔觉得很疲倦，他不知道丧偶后那些可怕的事才刚开始。他仍然以为他太太就要从楼上走下来，问他是否可以切个柳橙。“过去是这样没错，可那并不是法律，这一代由男孩子来保有这座雕像，大家应该不会有意见。”

她们互看了一下。这两个女人，两位姨妈，过去曾帮她们现在已过世的妹妹努力寻求子嗣，她们知道道尔并无意将她们家的传家宝传给他的儿子，苏利文。他会将雕像传给另外两个儿子，“那些小男孩们”——大家都这么叫他们。毕竟，两个收养的孩子，两个收养的黑人儿子，怎能继承这座雕像，这座应由红发母亲传给红发女儿的雕像。

“因为，”道尔说，“现在雕像在我家里，所以该由我来决定。博娜黛特的孩子跟他们姓苏利文的表亲同样享有继承苏利文家遗物的权力。”博娜黛特早就想过没有女儿一定会发生问题。当她的两个儿子知道雕像要传给另一个儿子，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受伤。可她从未想过事情会走到这一步田地。

两位姨妈已竭尽所能地保持礼貌。她们爱她们的妹妹，对她的过世也相当哀痛，但她们不愿意放弃她们应得的。她们找上舅舅，希望他能处理这件事情。舅舅既是神父又姓苏利文，应会和她们站在同一边。但令她们大吃一惊的是，神父约翰·苏利文竟支

持道尔，并责备他的两个外甥女竟然会想要迫使才刚失去母亲的迪普和泰迪又马上失去和他们母亲如此相似的雕像。

雕像从各方面来说都很美。它大约有一尺半高，用红木雕刻而成，有着精致的漆工。虽已历经数十寒暑，一抹微红仍停留在少女脸庞，仿佛刚刚才有人称赞了她。圣母的雕塑像全世界到处都有，在波士顿尤其多，但每个见过这雕像的人都会赞同这雕像出奇的美。不只是因为一些细节——环绕雕像底座的小星星，宝蓝色披风上柔和的皱褶——而是因为玛丽的青春，一个即将从少女转变为少妇的玛丽。事实上这座圣母雕像刻画的是一个爱尔兰女孩，头上只戴着一枚木制饰品，约银币般大小，有个金色叶片。

博娜黛特的母亲把雕像当作结婚礼物送给她。博娜黛特和道尔刚从蜜月旅行回到他们在缅因州联合公园仍空空荡荡的家，开始整理东西的时候，道尔才真正坐下来检视这座现已为他们所有的雕像。他仔细地端详它，凝视着它的脸许久，最后，他获得一个自以为是创见的结论。“这东西真的跟你很像。”他说。

“我知道，”博娜黛特说，“所以它是我的。”

道尔当然在博娜黛特父母家中见过这座雕像，但他从未如此贴近它。他也不是那种信教信到要将宗教雕像放在家中客厅的人，但现在，这座雕像端坐在他们客厅里，从壁炉台上俯视他们。他跟博娜黛特那样说过。在那又亮又空的房里，处子玛丽雕像无可避免地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且她看起来比在博娜黛特父母杂乱的家中显得更大、更圣洁。

“你不认为这样有点太过天主教了吗？”她那年轻的丈夫问。

博娜黛特歪着头，试图把她自己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她想要给雕像一个新的生命。“它是艺术品，”她说。“它是我。假装它是赤裸的。”

他用手圈住现在已成为他太太的漂亮女孩。“赤裸”这个字使得他开始亲吻她的耳根。“所以，它是从哪儿来的？”

博娜黛特看着他。“我妈妈从未跟你说过这故事吗？”

道尔摇摇他的头。

博娜黛特一手盘起她深红的头发，另一只手从她背后口袋中掏出一支铅笔，将铅笔穿过头上的发髻，把发髻固定住。“那是因为我妈怕你，她怕你会觉得很无聊。她跟每个人都讲这故事。”

“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生气。”

那时，他们只有一张沙发，一张吱嘎作响的椅子，和一张小得不能再小的凳子。他们离开打包的箱子，一起坐在沙发上，她的腿横在他腿上。“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她说。

“我会把它记住，”他说，“所以，你只要对我说一遍就行了。”

据她所知，故事发生在爱尔兰。当时她的曾祖父是一个有很多故事且充满热望的少年。他爱上了朵琳·克拉克那可爱的肩膀，可是既美丽又虔诚的朵琳·克拉克却对所有爱慕她的男孩子不屑一顾。仿佛被强风吹拂着，她整个人都倒向修道院。她终日祈祷及做好事，从来没有人能使她分心。所以，无论曾祖父再怎么努力，他还是无法获得朵琳·克拉克的芳心。他郁郁寡欢地走了，离开他的家乡爱斯克有半年多。朵琳虽然注意到他不在了，可是她只字未提，连她的姐妹们都不曾听她谈论过这件事。

“回到家乡时，他已经十七岁了。”比起大家记忆中的他，他看起来更瘦削，却也更英俊。他身后驮着一个大背包。他说他周游世界各地企图要将朵琳忘记，却失败了。没有人能把朵琳忘记。

“当他在罗马的时候——”

“他去了罗马？”道尔问道。“在他十六岁的时候？那是什么年代的事啊？”

“听我说。”她说。曾祖父很快地就跟大家说他去过罗马，有时他还暗示他去过更远的地方。在罗马，他遇上一位雕刻家，雕刻家的工作是用外国木料为教宗雕刻圣像。在一个金黄色的午后，孤单寂寞的曾祖父在雕刻家身旁坐了下来。雕刻家正用一块红木雕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①。曾祖父向素昧平生的雕刻家诉说朵琳的美丽。他很高兴他自己这么做了。传说中并没有提到曾祖父与雕刻家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倒是提到了雕刻家对他所听到的有关朵琳·克拉克的描述深感兴趣。据说，她有着纤细的颈项，细致的耳朵，眉尖上有红色的毛发。雕刻家放下雕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的工作，转而雕朵琳·克拉克的像。但为了不让人察觉他并没有在做他应做的工作，他把朵琳·克拉克的雕像以圣母的样态呈现。一个是十几岁的爱尔兰少女，一个是圣母，两者的结合，使这件作品同时具有天上及人间的味道。曾祖父并无力买下这座雕像。（“追求者总是很贫困。”博娜黛特说。她对道尔笑了笑。道尔是个

^① Saint Francis of Assisi(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1182—1226，是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美国旧金山市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人，也是方济各会（又称“小兄弟会”）的创办者。（编者注。）

前途一片看好的律师，而且一点也不贫困。)但雕刻家坚持曾祖父把雕像带回家，把它当做礼物送给这个女孩子。显而易见的，雕刻家已爱上那张他自己雕刻出来的脸庞。

为了赢得美人的芳心，将她以更美的人的形象表现出来。为了赢得虔诚少女的心，将她以圣母玛丽的形象呈现出来。她那长长的蓝色斗篷没有一滴余漆，她优雅的指尖清晰可见。贫穷的爱兰小孩，即使在教堂里，也从未见过这座雕像那种超凡脱俗的美感。所以，这个未满 16 岁的女孩被深深地打动了。她一直是个好孩子，也没有想过她会因此得到奖励，但现在，奖励就在眼前，伸手就能触及。朵琳·克拉克站在镇中心的面包店前面，曾祖父央求在这里和她会面三分钟。她爱上了这座雕像。他一面告诉她他的故事，一面伸手驱赶一只大黄蜂。大黄蜂，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为朵琳发梢淡淡的柠檬香所吸引。

他们很快就结婚了。他们三个——男孩，女孩，和处子玛丽，在她父母简陋的家的楼上安顿下来，并且马上就有了五个孩子。每日清晨，女孩——现在已为人母、为人妻——跪着向自己的雕像做祷告，感到非常幸福。男孩已得到这世上他唯一想获得的，所以他也觉得很幸福。很多人来拜访他们的蜗居，装作是要借茶或是来称赞他们新生的孩子，可实情是人们对那座实际上是朵琳的圣母雕像百看不厌。女人们在自己胸前画十字，说雕像的美丽真的跟朵琳的美一模一样。然而，有些感到嫉妒的人会加上三个字——“从前的”。和从前的朵琳的美一模一样。

博娜黛特笑了笑，“当我老了，你也会这么说。”她对她的先生

说。“看看那座雕像，博娜黛特以前就长这样。”

道尔俯身吻她太太的发，“你永远都不会变老。”

朵琳夫妇并不是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们欠肉贩钱，大女儿生来就长短腿。她每天拖着腿上下楼，那沙沙沙的声音每每叫她的母亲心碎。曾祖父酗酒，但岛上几乎半数的人都这样。大饥荒刚过，日子仍相当贫苦。如果他们沒有那座雕像，他们就会跟其他人一样贫穷。雕像是如此的灿烂耀眼，而且象征着他们的爱情。在一个有五个小孩的贫困年轻夫妻家庭里，爱情是很难维系的。因此，从某方面来说，他们比其他人富有，虽然这些人也很努力工作，老婆也曾一度美丽。

“有一天，在以斯克湾里，事情有了变化。大海忽然对我曾祖父好得不得了。所有二十里以内的鱼都游入他的网里。不论他捕获多少鱼，人们都争相跟他购买。他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而他喝的酒及请人喝的酒也因此增加了三倍。人们因此谈论着处子雕像。”博娜黛特举起她的手，做了个手势，表示那个在壁炉台上的女人和她是同一个人。“人们正在向曾祖父敬酒，敬雕像的美，敬他太太的美，及敬他那充满冒险故事的少年岁月，这时候，一个叫奇克的人，跟其他的人一样喝得酩酊大醉，拿着一杯他朋友请他的酒，把身子伏在吧台上说，‘说老实话，你是偷的，对不对？你走进教堂里，把它直接从祭坛上拿走了。’”

本来，奇克可能会在事后说他从未这么想过，也不认为这会是真的。对成功的人，人们有时候会开这种带恶意的玩笑。但他那晚的确说了。他说这话的时候，酒吧正在一片欢乐声中，酒杯在吧

台上碰撞，大家都在庆贺丰收。曾祖父听到了奇克的话，话进入他耳朵，就如同利刃刺进耶稣身上。

事情发生在他十七岁的某个深夜里。在一个不知名的市镇，他从未如此醉过。在清清冷冷又雾茫茫的街道上，他踉踉跄跄地走着，想找一块可度过一夜的地方。感谢主，一个通往教堂的边门竟开着。能发现这疏漏是很幸运的，因为通常教士都会很谨慎地看守门窗，以防像他一样的醉汉闯入。他摸索着进入教堂，并在排椅上摸到一个靠枕，他就枕在靠枕上睡着了。他睡在第一排，当他醒来时，阳光正从蓝金色的窗户照进来，撒在亮晶晶的地板上、撒在排椅上、撒在他褴褛的衣着上、撒在那看起来就是朵琳·克拉克的化身上。他整个少年时期梦寐以求的人正在祭台上对他笑着。那是她的眼，她纤细的手，她灿烂的发。自孩提时代，每个礼拜天做弥撒的时候，他都坐在朵琳·克拉克身后，期望能触碰到她的发。这只能说是上帝在召唤他，叫他回家去赢得她的芳心。他应该要回家去，把朵琳·克拉克带来，让她看看这座雕像。但他闭上眼睛，又想了一想。她连和他一起去港边看渔船入港都不愿意，怎么可能和他一起离开家乡来到这里。逻辑告诉他，他只能把雕像借走，走路来回大约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种无奈的状况下，上帝当然会容许他借走这座雕像。他脱下外套，小心翼翼地把处子圣母包了起来，他已经把她当做是他的小朵琳，然后，他就自他来的同一扇门离开。他轻而易举地走了。没人看见他，没人喊着“小偷”。走了数里路后，他仍不时地回头张望，看是否有一群天主教徒追着他，说他绑架。但并没有人跟来。带着那甜蜜的重量，他越走越

远，而越走，他也越无意将雕像归还了。回家的旅程长路漫漫，他有很多时间构思整套剧本。一度，他想说他到过一個鎮上，所有的人都得热病死了，他自一座废弃的教堂里把这座雕像带回来了。他也曾想过说有一座教堂被烧为灰烬，而这座雕像在灰烬中毫发无损，向他招着手。他也想过这座雕像是和一个神父玩骰子赢来的，或者是因为做了一件他还没想到的好事神父送他的。但他担心或许一个真的好人是应该接受奖赏的。在回家路上的第三天，他决定这座雕像应该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人们无法起疑，像是罗马。他让人为她做了这座雕像。雕像和朵琳的相似并非出自偶然，而是他的设计。从那时候开始，他把自己当做是一个衣锦还乡的人。虽然他的故事很荒谬，却没有人怀疑过。证据来自雕像和朵琳·克拉克无可争辩的相似，及那深红的头发。其实，他的证据是当他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告诉朵琳·克拉克这个故事，她就同意嫁给他了。

酒吧里的每个人都察觉到了真相。谎言一夕顷颓。曾祖父，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转过头背对人群，无言地倒在自己的酒上。在他还未将他那一杯酒喝完、付账、走回家之前，有关他罪行的新闻已如倾盆大雨般横扫整个村子。他指为骗子，他捕鱼所得的财富也化为乌有。他还没进家门，他太太就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细节。

此时，博娜黛特突然停了下来。她把自己的头埋在丈夫肩膀上，他们在金黄色的清冷的暮色里静默了片刻，仿佛会有人就要从前面走进来，替她把故事说完。“然后呢？”道尔说。他现在有兴趣了，他想知道结局。

“事情急转直下，”博娜黛特说，“没有挽回的余地。”朵琳·克拉克，现在已是比利·劳威太太，在那天夜里，发现她的幸福、她的婚姻、她的孩子，都建立在欺骗及蓄意的谎言的基础之上。她的丈夫在一座天主教教堂里行窃，她自己也无异于是被偷走的。然而她已无解脱之道，她青春年少的梦已一去不返。她拿起那座宛然就是她的雕像，轻触那曾是她脸颊的脸颊。房子里没有了雕像，将是多么空虚啊。她用枕头套把雕像包好。枕头套是母亲在她结婚时送她的，上头还有母亲亲自做的蕾丝，她一直都谨慎地用纸把枕头套包好，放在她床边的柜子里，从未用过。她叫曾祖父出去，外面是一片恐怖的漆黑。“把东西送回去。”她只这么说。他当然没法将雕像送回去。这工作就如同在一片森林中，要将一片落下的叶子送回它原来的树一般困难。爱尔兰到处都是教堂和酒吧，而他只知道在八年前，他从一家酒吧出来，进了一个教堂。他不知道他去的那个教堂是以哪位圣者命名。他不可能走遍全国的教堂，问他们“我这东西是从你们这里偷的吗？”所以他并未真的去了什么地方。他想着他所犯下的罪行及他的出发点。他犯下了大错，可他的动机是纯正的。他搂着那座雕像就像搂着个孩子一样。有时，他会拉下枕头套，凝视那美丽的脸庞，想到他对妻子的爱，不禁潸然泪下。因此，他又回到家中。在他们的余生，同样的戏码不断重复上演，她把他赶出去，然后他又回来。每次当他回到家门前的路上，孩子们就会冲出来见他，用他们那腌臢的小手，环抱着他的颈项。“爸爸，你有没有把她带回来？”他们喊叫着问道。他的妻子会让他待上两天，两个月，有时甚至两年，直到她受不了那罪恶感，

她又会把他赶出去。她跟孩子一样，每次看到丈夫上楼时仍背着那大包袱，便不禁感到喜悦，如释重负。她会圣母玛丽从他手上接过来，放在衣柜上，仔细端详那曾经和她一模一样的脸庞，而她现已青春不再。“我的头发以前是那样吗？”然后她会在胸前画十字并祷告。

“她没有把它还给教堂？”道尔说，“我的意思是她去的教堂。”

“嗯，”博娜黛特说。“那雕像不是他们的，这是很清楚的。”而且劳威家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最后，她把它给了我的外祖母罗瑞塔，那个长短脚的女儿，她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感到很愤慨，所以罗瑞塔和她的家人带着雕像，坐船来了波士顿。

“这好像也有点反应过度了。”

她摇摇她的头，“我们家的人对这件事是很较真的，罗瑞塔搬到佛罗里达时把雕像给了我母亲，从我母亲那儿，嗯——”她又再度指着雕像。

道尔亲吻着她的发，和她眼旁的肌肤。“这事并不是那么糟糕，比这糟的多的是。”

但博娜黛特是认真的，道尔从此再也没有听她完整地叙述过这件事。后来她哄孩子睡觉时讲给孩子听的是一个比较短，比较快活的版本，而且不牵涉到偷窃。几年来当到访的客人说起博娜黛特和客厅里的处子相像的地方，她都只是像受到赞美似的笑了笑。

自孩提时代，当姐妹们已察觉博娜黛特会是雕像的继承人时，她们就不断在她背后戏谑地唱着“博娜黛特是那个幸运儿”，所以她自己也不忍住觉得这是真的。毕竟是她得到了这座雕像，这座

和她、她母亲、她母亲的母亲都如此相似，而且可追溯至爱尔兰的雕像。小时候，她曾俯卧在床上，一连数个小时盯着那蓝色的袍子，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光晕的边缘，祈求能成绩进步、有更好的男朋友，或者在路上捡到钱。

婚后几年，博娜黛特一直试着不对着雕像祷告。她有时对着上帝祷告，但那是一种暧昧不清的形象，而且她这么做主要出于对舅舅苏利文的敬重。如果他认为有信仰的话，就应该是信仰。自她的儿子苏利文出世及受洗后，或许是因为要祷告的事情变多了，她儿时的信仰又慢慢回到她的日常生活中。她祈祷她的孩子能一直很健康、很平安。她并未祈祷道尔能选上市议员，她甚至祈祷演讲和募款能够停止。她不能明白丈夫对政治的热爱，但因为爱他，她还是祈祷他能得到他想要的。她也祈祷能获得她想要的——有朝一日能生个红发的女儿，这样的话，她就能把雕像传给她。过了些时候，她换成只祈祷能再生个孩子。后来她只祈祷能够不流产，再下来，她只祈祷能够有再次怀孕的机会。但她的祷告一再失败。她祈求她能安于她已拥有的——一个健康的儿子和一个爱她的丈夫。她祈求她能停止祷告，每次祷告都让她觉得自己很自私，很愚蠢，可她就是无法停止。那时，苏利文已十二岁了，很独立也很野，而道尔也开始想角逐市长之位。他们申请了收养，和别人一样等待了两年。她并没有荒谬到要求收养红发女孩，她甚至也没要求要一个女孩，只要是个孩子，任何孩子都可以。博娜黛特的宗教信仰是要有一个吵吵闹闹的大家庭，她娘家就是这样，而且她对此深信不疑。她想要在每个房间里都放两张床，她认为苏